



黔北作家

2947 831 320 994

酒店惊魂·阿丁
水晶葡萄·杨欧
人面桃花·许雨松
心灵的歌吟·戴林
沧桑一曲从天落·石永言

2008·03
总第九期

目录

总第9期

黔北作家
2942 839 340 994

散文

66 雪还在下/刘凤英

68 雪凝/梅子

70 寒冬里的那一幕/李影

诗歌

72 雪凝·血热/韩中州

75 爱的奉献（组诗）/李小华

经典穿透

78 风波/石果

95 沧桑一曲从天落

——哭石果/石永言

黔北作家

QIAN BEI ZUO JIA

目录

总第9期

黔北作家
2014.8-9 340-344

散文

- 66 雪还在下/刘凤英
68 雪凝/梅子
70 寒冬里的那一幕/李影

诗歌

- 72 雪凝·血热/韩中州
75 爱的奉献（组诗）/李小华

经典穿透

- 78 风波/石果
95 沧桑一曲从天落
——哭石果/石永言

黔北作家

QIAN BEI ZUO JIA

酒店惊魂

□ 阿 丁

背景回放：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林之育把他多年寒窗苦读追求的理想廉价出卖，一手制造了“7.18”云帆酒店“投放虚假危险物质案”。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第二款，第72条第一款，第73条之规定，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判处林之育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

时间，以它近乎完美的优雅，从容地步入了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

这一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极平凡的日子。因为平凡，这些人可以在各自匆忙的步履中忽略它的存在。这一天，对于每个在这一天成为母亲的人来说，因为她的生命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她能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个让她今生最感动最幸福的日子。也是这一天，一个年轻的灵魂裂变了。这裂变，把一个莘莘学子对

多年苦读的追求，廉价出卖给了对法律的无知与漠视。

这天，与往常一样。黎明用暖暖的曙色给刚刚苏醒的云帆大酒店披上一件素雅的霞衣，晨风轻拂过酒店旁花坛，不经意地就听到了昨夜滞留在花卉上的情话。上午八时左右，酒店的电梯开始迎来它一天中的第一个使用频率的高峰期。大约十一时许，一个身材高挑，身着深色短袖衬衫面部表情显得有阴沉的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箱包随乘电梯的人流一起从一楼径直上到十五楼。随后，男子拧着箱包出了电梯。又沿着楼梯，从十五楼一直步行下到六楼，然后进了位于楼梯左侧的男卫生间。数分钟后，男子从卫生间出来，然后又从该楼层走进了下行的电梯，只是他曾经提在手里的那只黑色箱包此时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了。在电梯里，他侧身靠在电梯的一侧，电梯里的几个陌生人眼睛都直直地盯着门边楼层的显示器。一切都象是不经意地，他蹲下身理了理鞋带，随后他的手往电梯的一个角落触摸了一下，当电梯运行到一楼的当口，他便随着从电梯里涌出的人们一起，消失在未知的远方。

下午十三时三十分左右，云帆酒店办公室工作人员小董接到一名男子打进的电话，听口音有些接近湄潭、凤冈方言。说他已经酒店六楼的卫生间里放置了炸弹，并说他将会随时对该酒店实施过激行为。说完撂下电话，只有那一声声空旷的“嘟嘟”声恐怖地在云帆大酒店办公室上空回响。

顿时，酒店工作人员陷入一阵恐慌之中。酒店保安部立即派人按电话所说的区间内查找，果然发现酒店六楼写字楼卫生间里的一根管道上有一个用铁链条固定着的黑色箱包，箱包上还附有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有“炸弹”两字。

酒店保安部立即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

云帆大酒店内被安有炸弹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

二

云帆大酒店位于市区两条交通主干线的交汇处，是一幢十五层的三星级酒店，酒店分营业区和办公区两个部份，二、三楼还有一家娱乐城。它的南边是一座大型电器市场，市场内有商家三百余户，从业人员千余名，且市场内每天客流量均达上万人左右。仅一街之隔的西面是一排繁华的商业楼和居民住宅区。东面是某航天企业的家属区及招待所，小区内的住户也有千余人。北面则是一座汽车保养场。

下午十四时，率先接到 110 指令的上海路派出所副所长史明一边立即向所长周

松汇报情况，一边立即组织警力以最快的速度驱车赶往处置现场。在酒店六楼男厕所最靠里的那个便池位，史明看到在那个便池位上方的水笼头上有一个被一条黄色金属链及一把黑色金属挂锁固定在抽水管道闸阀上的一只黑色手提箱包，箱包拉链已被上了锁，箱包的正面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炸弹”两字格外醒目地在那里张狂着。眼前的紧急状况由不得史明同志有半点的犹豫，他立即把事态的严重性向分局办公室作了汇报并请求分局立即派出技侦人员出勘现场。随即，汇川区公安分局领导也赶到了现场。由于案情重大，市、区党政领导和市、区分局领导也相继赶到现场指挥工作。

时间就是生命！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市、区党政领导和市公安局党政领导迅速成立了现场处置指挥部，分局局长余兴新主动请缨，要求“零距离”接触爆炸装置并靠前指挥。指挥部同意了余兴新的请求，并迅速拟定下设了维护秩序、现场勘查、调查走访、爆炸物处置、交通疏导、火灾扑救抢险、医疗救护、新闻报道等若干工作组同步进行工作。

紧接着，现场指挥部对组织酒店、写字楼员工及客人疏散并设置警戒线的工作启动；对紧邻酒店路段的交通要道实施交通管制工作启动；调集消防车现场待命工作启动；协调相关单位组织医疗救护和急救车辆在现场附近应急工作启动；同时，固定现场所有相关证据，并组织专业爆破人员在使用专门器材对可疑物实施屏蔽的情况下对现场物品进行初步勘察的工作启

动。

至此，所有的紧急措施都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三

上海所副所长史明和民警安宁同时被分配在现场疏散组。他们随其它民警一起负责疏散整幢酒店大楼里的所有人员。他们一层楼一层楼地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对里边的工作人员和进出人员简单地重复着同一个话题。直爬得浑身汗水淋淋，直说得咽喉冒烟口腔里再不能生产出唾液。真想停下来呀，可险情尚未排出，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随时有可能受到巨大的威胁，此刻肩上金色盾牌的份量较之往日更是重千斤。

指挥部紧急商议制定出作战方案：迅速确定箱包内上否装有爆炸物品以及引爆方式。

分局局长余兴新当即决定，由消防大队派一名消防战士用切割工具切断铁链并取下箱包。

下午十六时许，一名消防队员谨慎地用切割机成功地将箱包从闸阀上分离出来。为保证现场处置人员的安全，指挥部明确指示先用两只防爆犬对箱包内的爆炸物品进行嗅探。由于防爆犬只能对在训练中接触过的同类型爆炸物品作出识别反应，所以两只防爆犬在对箱包进行了数次嗅探后，仍然不能识别出箱包中有无爆炸物，最后防爆犬只能无功而返。

怎么办？

是防爆犬识别不了？是箱包中根本就没有爆炸物？是报复行凶？是一场闹剧？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遛走。撤走了人员后的酒店此刻静得出奇，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专案组一边使用无线装置对可疑箱包实施无线屏蔽，以防犯罪嫌疑人伺机利用通信工具遥控引爆炸弹，一边又与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准备使用光仪器对可疑箱包进一步进行探测。

四

紧要关头，分局局长余兴新果断地临战拍板：现在由我来配合专业人员探测箱包。虽然军令如山倒，可这一去毕竟前途未卜。现场的干警们，望着眼前这位身先士卒的局长、战友，亲人、朋友，止不住留下了滚滚热泪。

酒店六楼卫生间，余兴新满脸的毫无畏惧，此时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见他平静地用双手平端着设有爆炸装置的箱包，尽可能平稳地协助专业人员对箱包的透视。

经现场爆破专家的紧急透视分析后认定，可疑箱包内有疑似爆炸物品及电路装置，且包内的疑似爆炸物约有两公斤左右。这两公斤左右的爆炸物一旦爆炸，那后果真是不堪想象。

箱包内有疑似爆炸物被确定，所有在处置现场的人们的心仿佛一下子都被提到了嗓子眼上来了。既然箱包内已被确认有疑似爆炸物，那么可遥控引爆、轻微震动

这一系列细小的动作，也会引发爆炸。不由分说，市政府应急办立即与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局联系，迅速屏蔽云帆大酒店、处置地点区域及周边所有的无线电通信信号。

十八时二十分，现场指挥部就如何迅速、安全地处置爆炸装置问题，紧急召集现场干警和爆破专家进行会商。

会商后的结果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从现场处置人员的安全着想，指定由警犬来实施任务的完成。即将箱包捆绑在警犬身上，然后在训导员的牵引下，完成将危险物从案发地点六楼移至在酒店外的运输车上。但万一警犬在行走过程中由于步履颠簸而提前触发了引爆装置呢？鉴于此法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指挥部没有采纳这第一种方案。二是余兴新凭着自己多年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并结合这次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安排三名民警，对疑似爆炸物品进行同步转移，即采取其中一人用双手平稳地托起有疑似爆炸物装置的黑色箱包，另两人手持屏蔽仪和电源线紧随其后，共同完成将箱包安全转移至安全处置地点的任务。这个提案对于我市至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这种最严峻的突发爆炸案来说，无疑是对现场指挥员指挥策略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此时严酷的现场环境已不可能再给思考者更多的时间思考对策，如果时间延误，遭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的可能性机率将会有较大可能的增加。

指挥部果断批准了余兴新的第二套现场处置方案。

五

如何处置爆炸案件的方案决定后，鉴于此次任务的完成将会使接受这一任务的同志面临最严峻的生命考验，余兴新局长谨慎地在主动请战的民警中挑选出经验丰富的防爆大队教导员李岗、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家铁、爆破专家王大寨。

还在案件进入初步勘察程序时，王家铁就给自己提出了若干假设。假如这是一枚威力极强的炸弹，如不能及时排出，那将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损毁？假如这真是一枚威力极强的炸弹，那它的引爆装置又是怎样的呢？是手机信号引爆，还是其它遥控装置？假如这只是一枚虚假的炸弹，那犯罪分子这么做的目的和动机又是什么呢？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王家铁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炸弹现场，一直与炸弹处于“零距离”接触状态。特别是当他从箱包经透视后的显像上清晰地看到包内设置的遥控和平衡装置后，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烟稠密建筑物集中的事发地要想安全处置好这一高危险性的爆炸装置的难度会有多大。而此时，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感让他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当现场指挥部通过了分局局长余兴新的第二套方案后，他以自己是治安大队大队长理应战斗在险情最前沿的充分理由，以他对案情发展较知情的最充分的心理准备，主动向现场指挥部提交了参与处置现场爆炸装置的申请。

分局防爆大队年轻的政治教导员李

岗，当时还是一对双胞胎孩子的准父亲。早在案情还处于对箱包的探测阶段时，撂一句“让我来”就抢上前去。在现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前题下，将已割断铁链的箱包小心翼翼地蹲位间里抱出来，从而为专家对箱包的探测提供了条件。当现场指挥部采纳余兴新方案的决定刚一敲定，李岗也立即以“我们防暴大队就是干这个的”作为“该我上”的最充分的理由。望着年轻的李岗，王家铁深情地对战友说，你看，你爱人还怀着孩子呢，这次行动你就别去了。李岗谢绝了战友的情谊：这危险对你是一样的。可我的孩子已经十五岁了啊！王家铁以为自己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可我未来的宝贝比你多一个啊。呵呵！李岗的笑声里有视死如归的自豪。望着眼前这些朝夕相处的英勇的战友们的临危不惧，余兴新心如潮涌地想，只怪自己平日工作太忙，一直抽不出更多的时间约上这些亲爱的战友们好好在一起聚一聚，如果这次他们都能平安归来，说什么也要和他们在一起喝个一醉方休。

从多方面因素考虑，余兴新局长决定由治安大队长王家铁掌控屏蔽仪，爆破专家王大寨持电源线，由有着多年处置突发事件经验的李岗负责掌控爆炸装置，由他们三人一起将疑似爆炸物移出酒店然后随车送往预定的引爆地点

现场处置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中有序地进行着。

趁着屏蔽仪还未正式启动的当儿，王家铁赶紧拿出手机，平静地拨通了亲人的电话，几句简短的问候，或许就是他今生留给亲人们最后的乡音了。李岗有一份比

别人更多的牵挂，那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及她腹中那一对未曾谋面的双胞胎宝贝，还有他此刻出差在外的母亲。随后，他赶紧地拨通了一位至交好友的电话：我们在现场发现一枚炸弹，我现在马上要去把抱出来，万一我没能出来，就请你以后多帮我照料一下家里。话音刚落，无线通信信号就被全部关闭了。此举意味着：行动就要开始了。

十九点三十分，所有与处置工作无关的人员已全部撤出酒店，空落落的酒店大楼静得甚至可以听到每个人心跳的声音。李岗和战友们整理好自己紧张的心情，毅然乘电梯来到六楼。其间，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心理，李岗对战友王家铁说：如果今天我们都能活着出去，晚上我请你喝酒，不醉不归啊！

说着看似轻松的话语，他们来到了六楼。在用对讲机向局长作了已做好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李岗稳稳地毫不犹豫地抱起箱包缓缓地向电梯走去，从卫生间走向电梯口的距离在李岗的脚下缓缓地缩短着，五米、四米、三米、、、、李岗一边稳稳地抬着箱包，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数着脚下的距离。眼看就要接近楼梯口了，这时他手上抬着的箱包忽然发出一阵“嗦嗦嗦嗦”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就象过春节时孩子们燃放烟花时导火索在燃烧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此时他的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就连呼吸也开始有些急促起来。他一边不断地给自己鼓劲：沉着！别慌！一边还不忘提醒战友：小心，有声音，离我远点！

好在这声音只给李岗和战友们制造了一场虚惊。

当李岗和战友们终于稳稳地把箱包放进了电梯里后，他们又飞快地从六楼往一楼跑去。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们和电梯一起同时到达了一楼。打开了电梯门，他们依旧以平稳的步子，抱着依旧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箱包朝着几十米外早已在那里等待运送箱包到指定地点去引爆的汽车走去。一路上，李岗双手一直用不变的姿势托着箱包更因长时间的持续这一动作而使他没有任何支撑的双臂开始不断地变酸变麻，致使此刻的他视眼前这几十米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可他一直坚持着，坚持着！即使如此，他也一直没忘记不间断地对紧跟在身后拿着屏蔽仪的战友的提醒：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终于来到了早已等候在这里运输车旁。就在李岗刚把箱包放进车箱里正要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见箱包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红灯在一闪一闪的跳动着。完了，箱包可能就要爆炸了那一刻，他真的绝望了。他大声地提醒战友们：赶快离开！赶快离开！皮箱上有个灯亮了！而此时没有看见这一惊险镜头的王家铁正站在即将启动的运输车后收屏蔽仪的线，余兴新局长这时也在帮助王家铁收线。看见险情出现已向战友们发出隐蔽信息后正想离开的李岗见状又赶紧返回来帮助战友。却原来，又是一场虚惊。

十九点四十分，随着处置地点的一声巨响，箱包被引爆。然而意外又一次发生了：刚才被引爆的箱包，竟有半边皮箱没被炸开，从中还露出了一段电线。是否还有未被引爆的炸弹呢？经现场领导和爆破专家商定后，决定用步枪向未爆炸的那一

半箱包作射击引爆。

李岗本就是局里的狙击手。他让战友们全都退到安全地带后，由于在处置场内始终未找到最佳射击位置，最后只得不顾专家提出的五十米的安全距离，在距目标不到二十米的地方，一套干净利落的蹲下、出枪、上膛、瞄准等系列动作后，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箱包制造的最后的恐怖阴影。

至此，案件的整个处置部份的工作全部结束。

六

以此同时，以分局何小波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也同步展开了侦破工作。

酒店保安部监控室里，警员安宁正在调阅从当天早上六点至案发时的每一幅画面。由于酒店除了营业区外，还有办公区，每天出入办公区的从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就不计其数，酒店的人流量也因此而增大。加上酒店监控录相是黑白画面，图像清晰度不是很高，这就给安宁的排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而此时已是晚上十九点四十分了。白天的紧张和劳累裹着汗湿的警服，缺水，再加饥饿再加难耐的高温再加长时间地盯着录相带上的画面看，于是就时不时地有眼花缭乱的疲惫偷偷向安宁发起进攻。

终于，在经过近六个小时紧张搜索后，一名手提黑色箱包的男子的图像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这名身材清瘦的男子手提一黑色箱包，随意的挤在几名乘电梯者

中间，径直从一楼上到十五楼后，继又步行下到六楼。在经过反复对比推敲后，最终锁定该男子为这起恶性案件的嫌疑人。

紧接着专案组通过对酒店的搜寻，又在电梯间发现了疑犯藏匿于此的用于锁住装有爆炸物的黑色箱包铁链的钥匙。经过调查，专案组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年龄应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根据酒店工作人员所述，案发当天中午十三点三十左右，有一个带着湘潭或是风冈口音的男子曾往酒店打过一个电话，称自己近期曾被该酒店一位姓李的女性经理以酒店要招聘男公关人员为名骗取了二千元现金，要求酒店强迫李经理归还被骗钱财，否则将实施炸毁酒店的报复行动。从这一点上来看，侦察员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阅历应该不是很高。据此，专案组制作了有疑犯画像的协查通报并将通报发至火车站、辖区各楼院、小区、单位等人员密集地，从而开始了对嫌疑男子的拉网式大排查。

安宁重点负责对上海路路段的排查。

虽然指挥部锁定给安宁排查的范围不是很大，可要在这方圆几里地的上海路去查找一个仅在监控录相带中看到的模糊身影的疑犯，这困难绝不亚于大海捞针。为了尽快找出嫌疑人，安宁在排查过程中，针对上海路暂住人口较多、路段较为复杂且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将排查重点放在了上海路一带的公用电话亭上。

七月流火，炎炎赤日出尽了风头。口干舌燥的安宁，终于在上海路中段的一家电话亭，畅饮了一杯他久盼的清泉水。在这里，经电话亭老板辨认，七月十八日中

午一点过钟，一个跟协查通报上所描述的嫌疑人很相似青年曾在他的电话亭里打过电话，电话打完后这人就朝着高桥方向走了。安宁即时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专案组作了汇报。

这一信息的及时获得，无疑给在大海里捞针的专案组警官们注入一剂强心针。由于侦察员们及时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对犯罪分子的身份、作案动机的准确分析，加上社区民警平时扎实的群众基础，使专案组获得了更为广泛更为畅通更为准确的信息渠道，由此找准了案件侦破的突破口：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上海路一带的常住或暂住人员。由于侦查方向明确，这就大大地缩短了侦查范围。

七月二十日上午，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安宁获得的一条重要线索反映：协查通报上的嫌疑人跟两年前毕业于该市某学院的一名学生很相似。经有关单位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比对辨认，此人就是“7.18”云帆大酒店放置炸弹制造恐怖事件的犯罪嫌疑人林之育。

专案组迅速展开调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藏匿的方向。七月二十日十三时许，安宁只来得及在路边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个面包，便随战友们一起踏上了去嫌疑犯藏身所在地风冈的路途。几天来的连续作战，安宁和战友们都早已疲惫万分，头和双腿，都如同灌了铅一般地沉重。

在风冈县公安局和林之育亲人们的紧密配合下，当天下午十七时许，侦察员们根据线索，在林之育的落脚点蹲点守候。当远天在苍茫中落下最后的一点亮色，昏暗的路灯开始躲在树的阴影淘气，旷野里

弥漫着花的芳香，夜风也殷勤地为侦察员们送来阵阵凉爽的惬意。晚二十时，犯罪嫌疑人林之育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侦察员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举冲上前去，将林之育捉拿归案。

当晚，疑犯被侦察员们连夜押解回遵义。而此时，时间已是次日的凌晨一时三十分了。

二〇〇六年七月毕业于某大学化学系的林之育，曾在城建部门干过，也曾某镇政府干过修志工作，其间还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过兼职的保险营销，而这些工作都不是他理想的高薪工作。二〇〇七年五月的一天，他收到一条令他心动的手机短信。这条短信上说：云帆大酒店正在招聘伴游，月工资二千元。林之育根据短信上留下的联系电话，拨通了联系人的手机，被告之报名者需交二千元报名费。由于林之育当时手头比较拮据，直到七月十日，他才筹够了这笔报名费。随后，他与那位自称是负责这次招聘工作的李经理通了一次电话。通话结束后，他按李经理的要求，往一个名叫王健辉的帐户上打入了自己筹来的二千元钱。接下来他又请示这位李经理下一步该怎么操作时，却被对方告之再继续往这个帐户上打入一千五百元介绍费。此时的林之育忽然意识到自己受骗了。当他再往这个手机号码上拨号时，得到的回话是“关机”。一怒之下，他在学院附近自己租住的房子里，用两本书、两张报纸、一个装有电池的石英钟、两块电池充电器以及电脑网线等物伪装成炸弹并将其放置在云帆大酒店六楼，其目的是想以此行动逼迫李经理退款。

七

至此，一场耸人听闻的酒店爆炸案警方仅用了 52 个小时就成功告破，而整个过程均无一例人员伤亡。

生活中有许多发生过的事，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它曾经的表演时，我们会非常理智地评论它在整个完成过程中的得与失。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或教训了。可是，当又一个新的矛盾或遭遇发生时，我们似乎又忘了那些曾经的历史和教训，使原本比较聪明的我们一时又陷入失语的愤怒里，以致做出某些缺乏理智的错误的决定，从而导致自己的人生因此而发生错误的裂变。

“7.18”案件中的林之育原本是一个受害者，他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为自己讨个说法，可他最终放弃了对自己对社会对法律的信任，以一种非正常的心态去实施一种危险行为，从而使自己沦为阶下囚。

人生中，不如意事总有十之八九，学会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小窗，及时给自己闭塞的心胸透透气，你会发现，你的心胸就会豁然开朗许多。

这不只是对林之育而言，我们也一样。

(注：文中云帆酒店和林之育为化名)

水晶葡萄

□ 杨 欧

“噤”的一声，电脑键盘被女孩用食指，用力敲出一声脆响。这是她满意地完成了一个设计稿的惯常动作。她揉揉眼，伸直腰站起来。她还跺了跺脚，桌下面虽然有只温暖的电暖炉，空气里却蹿动着凌厉的寒，手离了鼠标，立即僵硬得不听使唤。玻璃门外光线异常明亮，深邃地穿透进来。女孩知道，自己脸上，同样映着光芒。女孩问她年轻的同事，哎，离过年还有几天？那个满脸稚气的瘦削男孩，靠在电脑桌前，身体一动不动，仿佛是睡着了。女孩提高了声调，喂？永超！听到没有？问你几天过年？唇上才拱出星点茸毛的男孩，撩开一只单眼皮，用很不相称的粗闷嗓音回答，不晓得！

女孩真有点生气了，不再搭理对方，她推开玻璃门走出去。狭窄街道上方的天光猛然一下子尖锐地戳来，黑了她的眼睛。正是中午时刻，又是县城的十字路口地段，店铺林立，满街的行人都在指手划脚，张嘴说话，热闹得有些纷乱。女孩站在门口，静静地打量行人，渐渐看出些分晓，城里人神态闲适安逸，一律的东张西望，而乡下人，不看衣着，单由匆匆的步履，就把他们判断得清清楚楚，左手一箱红富士，右手一包彩糖果，背和肩也不闲着，压了些沉重的年货。还有红脸蛋已经开裂的胖细娃儿，牵一只塑料飞鱼，挂一

串清亮的鼻涕，跟在大人后面跌跌撞撞的奔跑。

女孩就想笑。她的弟弟，年龄也大致相仿，但长得更加墩实，尤其是一方小屁股，走起路来，丰满地颤动，要是走在街上，会立马招来城里那些豆芽菜儿童父母艳羡的目光。女孩抿着上翘的嘴，从衣兜里把手抽出来，在空气中虚晃了一把。她爱掐弟弟的屁股，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一掐弟弟，那两岁多的胖娃儿就“呱”地哭嚎，而她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其实那只是个记忆的影子，闪一下就会不见的。眼下弟弟跟着母亲和打工的二妹远在广东。

女孩一直目送胖细娃儿消失在熙攘的人流。又走来一个瘸腿的脏污男人，手拿一把长铁钳，提只蛇皮大口袋，搜寻着地上的纸片垃圾。奇怪的是，瘸腿男人背上还伏着个小女孩，小女孩约摸三两岁，枯黄的头发乱糟糟粘在头上，一双眼睛却又大又明亮。女孩看见那瘸腿的男人在近旁的铁皮垃圾箱边站住，用长铁钳把铁箱里的废纸片吃力地挟出来。女孩突然间就红了脸，稍稍往后躲了躲。这个瘸腿的男人他认识，几年前是个老板，在城东门郊外开了家水泥板预制厂。女孩记得清楚，父亲欠着人家一笔钱，是三千五百块，那人以前腿好好的，走路风快，还到家里吃过几次饭，给父亲送过两条香烟，父亲说过，这个人对人慷慨，发了财不骄傲，没想到现在落到了这个下场。

这时候，有人过来像撵只狗，撵走了那瘸腿男人。随后一台长鼻子机器“咣当咣当”的驶来，从地上抓住一个人，把他

直直的送到空中。这个稀罕场面立即引来一大群人，他们要看那空中勇士作何表演。女孩也饶有兴趣地观看。原来勇士手里拿着一串彩灯，他要把彩灯挂到枝叶繁茂的香樟树上。女孩扬脸看了好一阵，直到看完那人费劲地安装好了一棵树的彩灯。那些彩灯挂在树上，一串又一串，圆圆的，像夏天里结出的水晶葡萄。女孩的腮和喉咙悄悄动了动，仿佛嘴里已经噙住一颗，用牙嗑破了果实的薄皮，裂出一汪酸甜的汁液。这当然不是现实，所以女孩把目光移开了。女孩看了一阵街上的风景，觉得无聊了。异常黄亮的天光最终吸引她把目光斜抬起来，街对面，是移动公司大楼，有块巨大的蓝色广告牌，白色的大字十分醒目，正德厚生，臻于至善。她的眼睛碰在那个“臻”字上，脸倏地红了。那正是她设计的，但当初她把“臻”字错打成了“甚”字，待店里的机器把画面喷制完毕，工人安装上去的时候才发现，结果闹了回尴尬，被老板狠狠吼了一顿。

她至今不能真正明白那八个字包含的意思，据说那是移动公司招牌上常常要宣传的用语。是人家的企业文化价值核心。老板说。但她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明白，她曾偷偷地翻过字典，“臻”她弄明白了，是到，达到的意思。那么，完整的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板知道，据说老板经常写点文章，老板曾把发表在本县小报上一篇叫《我的故土》的豆腐干文章拿给大家欣赏，她也看了，但她觉得写得一点都不好，起码没有《读者》上登载的好，老板给他们订了一份《读者》，让大家欣赏上

面的美文，说提高大家的文化素质。老板是城里人，为什么要去写乡下？她没有瞧不起老板，但觉得好笑，老板是一时心血来潮。乡下是什么光景，女孩心里比谁都明白得深刻。乡下有女孩残留的梦，那些低矮的瓦房，黢黑的灶，被风扯起一缕一缕的炊烟。猪圈牛圈里浓烈的粪味。雨天里稀湿的泥地，雾和松林里风叫唤的声音。秋天黄昏的田野里，谷草燃烧后轻飘的灰烬，还有春天青草的气息，黄亮的刺梨和艳红的山花。女孩认为，老板一样都没去写这些东西，就算不得真正了解了乡村。但她很尊敬老板，老板和她父亲曾是生意上的朋友。十多年前的朋友。老板收留了自己，对自己也好。而父亲呢？女孩望着天空，轻轻叹了一口气。

广告牌上方突然跃过一群细小的鸟儿，叽叽喳喳的吵闹着飞远了。隔得远，但女孩还是认出来了，这种鸟儿她们乡下叫“灰儿雀”，短小的嘴，浑身灰黄的颜色，这种鸟只在冬天里出现，成群结队的在山野的上空飞掠而过，它们的眼尖，发现了一棵乌柏树，突然一下，斜刺里由空中哗哗的飞落到树上，像下了场骤急的阵雨。它们特别喜欢蹦蹦跳跳的啄食乌柏树上饱满的白色籽食。很小的时候，父亲给她捉过一只，但不小心被她放飞了，女孩伤伤心心哭过一场。

女孩注意到了天色的时候，心里暗自吃了一惊，整块天空黄亮得炫目，仿佛云层里安装了数不清的黄色灯管，供足了电量，一齐的放亮，令人担心会发生巨大的爆炸。上个月他们为一家服装超市安装了一个大灯箱，在夜晚里就发出了这种光

芒。本来，这是女孩喜欢的颜色，但现在她却感到了恐惧。女孩对色彩敏感。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饭碗。她整天和电脑里的图形、尺寸、色块、字号打着交道，她的脑子里几乎装满了 photoshop（图形设计软件）里那些画笔、渲染、套索、复制等一堆工具符号，她要把这些工具符号在电脑上灵活运用，根据客户的要求，并结合自己的审美观点和周密思考，做出一份一份完整美观的图形方案，最终，这些电脑里的图案，变成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广告招牌，布满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老板常常从楼上的办公间走下来，站在电脑前看女孩设计的广告图样，虚着眼睛退后，说，红色还退两度，把深蓝换成浅蓝，字号变大。看，这样子多好，很好，OK！搞定！

老板红着脸从街上冷不丁撞来，搓着手，嘴里不停地说，冷，冷，真他妈冷呵！老板总是很忙，总是忙于各种应酬，应酬就要喝酒和抽烟，所以老板嘴里总是喷着浓重的烟味和酒气。发现女孩在望着天空，老板也停下来张望，突然打出一个响指，对女孩说，你知道不？明天，最迟后天就要下雪了。天气预报准得很，据说是场大雪，你不是喜欢下雪吗？

女孩的脸立刻绽成了一朵花。真的吗？女孩突然高声叫喊起来，这个声音可真有些大，几个行人都扭过头来把目光奇怪地对着她。女孩吓得吐出了粉红的舌头。她从玻璃门外转过身，脸上透出两坨娇嫩的红。女孩轻快得像只“灰儿雀”了，蹦蹦跳跳的，用变了嗓音的快速语调给屋里的男孩讲，下雪啦，要下雪啦！可是那

个蔫头蔫脑的男孩，把眼睑垂放着，盯住自己胸前羽绒服上一块绣饰，长久地发着呆。

女孩不管这些，她真正快乐起来了，她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飘飞的雪花。那些洁白的羽毛一样飘零而下的雪花，落到地面上，铺展成美丽的白色，多么的好！如果女孩梦幻里有童话，这就是童话。这个童话在今年冬天快要过年的时候，即将复活了，女孩没有理由不欢悦和兴奋。

她上网查寻了日期，今天是古历腊月二十五，就是说，离过年还有不到五天的时间了。星期二，她记住了这个日期，她呆不住了，女孩往楼上跑，上面是这家广告店的制作场所，还有四五个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师傅，她只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听了她的话，并没有停住手上的活，却个个歪着脖子哈哈笑她，有人说，下雪有什么好？冷死人，走路还尽摔筋斗，到时候摔得你鼻青脸肿，你就不想下雪了！而另一个老成的师傅干脆发出了响亮的咒骂，下雪！怕到时候会变成该死的雪凝！雪凝你知不知道，会打死蔬菜和庄稼，菜贵得吓人不说，还不一定买得到！大家都没得吃！

女孩有些不屑，她顶嘴说，下雪不好，那为什么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

丰年丰年，怕到时候人们会过个“疯”年，那个诅咒的师傅又说着晦气话。

女孩并没有受影响，接下来的两天里，女孩做什么都高高兴兴，夜里还做了梦，梦里老是白茫茫一片。

果然，第三天清早，女孩一睁开眼，就映了满眼的白。这个温暖的南方小城，

一夜之间，真的无声地飘落下来数不清的雪花。这些雪花把大地装扮成了女孩梦中的童话世界。女孩颤抖着快速穿衣起床，她首先抓起一把薄薄铺洒在窗台上的雪，凑到眼前凝望，她看得非常仔细，她甚至看到了雪中还未融化的微细的花朵。也许，那只是一种幻觉。女孩的手已经冻得通红，她仍然紧紧地捏着雪。雪冰凉的气息立即沿手上传递到了全身，这真是另一种奇妙的感觉。

她走到街上，却有点失望，原来汽车和行人早把地上的积雪弄得乱糟糟的难看。女孩嘴里发出不满的咕哝，但她兴奋着，她注意到，除了几个追撵着尖声喊叫扔雪团的小孩，人们都静静地行走。但一只矮小的狮子狗，却抖动着脏污的卷毛，和她并排着小步朝前跑，小狗时不时转身朝她张望，漆黑晶亮的眸子闪烁着光彩。女孩看出来，这只小狗和她一样，也很兴奋。

她望见小城周围的山岭，白亮亮的一片。女孩不再犹豫，离上班时间还早，她走向了离城最近的山坡。但她付出了一点代价，她连摔了好几跤，起码有五六跤，有一跤差点把她摔下一道土坎子，下面是一畦菜地，挤满了翠绿的卷心白。她的手掌起了作用，但右手掌被划了个口子，流出几滴鲜红的血，血滴落到一小块雪地上，让她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色彩。女孩站在高处，眺望远方，是场不大不小的雪，将远山拉得很近，近到她能看见山上那些树冠有积雪的绿色的松柏，同时又被推得很远很远，远到没有了远山的轮廓线，仿佛世界就此虚化，飘渺无际。

这正是她希望看到的景致，或者说，这符合她梦幻中的童话世界，所以，女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噘开嘴，向空旷的空间里“哎哎”的喊叫起来。她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单纯明朗的音调和节奏，在空寂的山坡上，被传播得很远。女孩平时不大声说话的，她被自己喊出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四野静悄悄的，她脚下的城市偶有嘈杂的声音传来。女孩涨红了脸和脖子。她想再喊叫几声，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女孩因为梦景中的情形真实地发生了，有几颗泪珠滚落下来。

女孩的手机响了，是老板，老板的语气里有明显的怒气，老板说，几点钟啦？还不来上班！茅台啤酒的广告设计好没有？人家马上来看效果，你快来！

效果前几天就完成了的，女孩恋恋不舍地走下山坡。她的心情很好，下班后她还想来这里，最好叫上店里闷头呆脑的男孩永超，店里有台数码相机，好好拍几张照片留念。

快要下班的时候，女孩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电话里的男人压低嗓门对她说，明天一早你快去交通局，找领导，要他签字。女孩说，你打错电话啦。那人说，你是不是王恩贵的女儿吗？女孩嗯一声。那人就说，一点没有错，你爸的钱可以结算了。你要快，迟了单位放假，就领不到啦！

天哪！女孩差一点惊叫出来。这样的事，几乎不可能发生。父亲失踪前一次次垂头丧气的回家，母亲问，说是去了单位，结不来款。工程是早就完工了，民工和其他人开始频繁地上门来讨要钱款，神态和语气开始变得凶狠。那一年他们全家

只好躲回老家过了年。然后，然后父亲就失踪了。现在，神秘电话把父亲从印象中拽出来。父亲已经失踪两年多了，善笑的父亲，母亲说，失踪的时候刚好四十岁，但女孩记忆里父亲像个小老头，逢人便嘿嘿地笑，像讨好别人。初夏的时候，父亲终于讨得一笔款，说去付给高山上一个叫四联的村子里的民工。父亲是在一个有红太阳的早上坐车出门的，中午，父亲突然就消失了，消失在一条简易公路上。女孩和母亲后来走在那条父亲修筑的公路上，两边有成片青绿的包谷林，时不时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母亲和她都不停地朝稠密的包谷林里张望，女孩盯得仔细，希望父亲一下子钻出来，像和她们捉迷藏。修路的那段时间，父亲几乎半月才回家一次，又黑又瘦，父亲哪里像个老板，甚至比一些民工还要吃苦，他和民工们一起开山放炮，搬运砂石。女孩记得有一个很深的夜晚，父亲回家来，蹑手蹑脚的，像个小偷。父亲吃完母亲做的一大碗面条，打了几个响亮的嗝，慢慢从腰间掏出一沓钱。母亲接钱的手抖得厉害。母亲鬼鬼祟祟的，想把钱塞进枕头下面，被父亲低沉地喝斥了一顿。

父亲失踪差不多快一个星期了，母亲在女孩催促下才报了案。警察要她们说说父亲失踪时的情形，母亲说，他从乡里的信用社取了钱，是两万块。警察问，你怎么知道是两万块？母亲说，存折上就两万块，他全取光了。警察问，是什么时候，母亲说，是中午十二点。警察说，你敢肯定？母亲用滚落的泪珠作了回答。不说话的女孩也说话了，她说，就是十二点。警

察看着她的眼睛，女孩说，我们家那时候吃饭。

后来证实父亲的确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的正午与这个世界失去了彻底的联系。警察们走访和打听了父亲从取钱到失踪路段上那些稠密或零散的人户，但他们都说那一天从未见过此人，因为他们都认识这个爱嘿嘿笑的人。父亲真的像鬼一样消失了，或者像路上袅袅飘升的热气，蒸发成了空气。警察们努力了一阵子，不得结果，遂下了个未了结的案子，没有定性。母亲和女孩去公安局问，人家说，活未见人，死未见尸，刑案不好定。

但父亲的事并未了结。那一年年终的时候，相继有几十人上门来讨债，有修路的民工，他们跟着父亲干了一年多，大部分工钱未了结。而另外的人，都带了纸据，他们在女孩母亲面前展开，有水泥款，钢材款，石料款，砂石款，运输款，还有高利息的借款。父亲为了短期周转，从别人手里借了高利息款，总计有十二万多。女孩清楚地记得，母亲失声痛哭，女孩自己也开始痛哭，女孩的二妹哭，两岁的弟弟当然也哭。这笔钱款在他们长长的生活中，何曾会出现这样的数目呀。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黄昏，一家人停止哭泣的时候，天也黑尽了。讨债的人说，交通局差你家的钱，结了还我们，怕还有结余。母亲去问，果然有，算了算，差不多刚好可以还，那么，父亲辛辛苦苦挣的钱呢？父亲是顾家的人哪。

那时候女孩正在县城一家电脑培训班学习。先前的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他们一家不是本地人，由邻县的偏僻乡下搬

到来。开始，父亲贩点木料，装修的方条，房屋的檩子，建筑的架料，家具的薄板，还有棺木，母亲则到县城农贸市场给人烧洗猪腿猪蹄，一家人渐渐在县城立住了脚。他们一家来了多少年，女孩不完全清楚，问母亲，也模糊。父亲正一步步实现他心中伟大的计划，从她往下，一连两个，都是女孩，但最终，第三个，家里除了父亲，终于有了个男娃儿，真是人丁兴旺呀。父亲的计划在承包公路的时候达到了新的高度，父亲可能由于由修路看到了新的希望，打算在县城郊区修一幢大大的房屋。那时候父亲逢人便讲，还看下了城郊不下三处地方。他们一家还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了！所以父亲竟然有了玩心，迷上了象棋，长长的东门老街的夜晚，女孩回家能看见街边聚了一伙下象棋的人，那里面一定有父亲。有时，她老远就能听见父亲嘿嘿的笑声。据说，父亲的象棋后来还真下出点名堂来。

父亲失踪了，连一句话也未留下。

女孩其实一点不知道，县城的大多数人也知道，在接下来的夜晚，这一场雪，竟牢牢地贴伏在大地，贴伏在树木和森林，贴伏在道路上，它们似乎不是从空中降下，而由地面生长出来，它们不想变成蒸发的水汽，就和大地上的物体紧紧粘合，凝成了坚硬的固体，冰封了沉睡的大地。温暖的南方大部分，竟遭遇了数十年未遇的冰雪天气。女孩在下午把交通局兑现钱的事打到了广东，告诉了母亲。母女俩都高兴得变了声。那个夜晚，女孩躺在床上，一点都不觉得冷，她不知道，外面的温度持续下降，树木被压弯了腰，输电